



十一載追憶先師

利的學習機會，更有住持佛法的責任。因此，比丘尼不再只是齋姑，此乃上人深深引以為榮，終其一生最戒慎敬謹的大事。

生離死別使她體驗到生命的無常，她毅然決定出家。

由於她傑出的戒律表現，在臺灣第二次戒壇中，就出任為引贊師父，負責引導尼眾新戒，也為白公老人的講戒擔任翻譯。民國五十二年以後，戒場的比丘尼戒便改由上人主講，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亦不吝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上承第五版）
個學期。五年後好不容易畢業，我怯怯地稟告上人，我有意前往佛教學校教書，上人鄭重地說：「挑稻穀換粗糠。」在上人的思想領域中，惟有潛心修行、努力弘法，才是真正值得花費畢生精力，全力以赴去經營的一件事，豈是一般學校書本可以取代，教書是在家人的事。但是求知的渴望一直鞭策著我，上人經不起我一再的央求，最後答應我去夏威夷求學，也提供一筆獎助學金。

每每念及過去種種成長過程，上人的提攜與砥礪，無疑是希望我更上層樓，其聲歎聲，猶歷歷在耳際，不曾因歲月飄逝有所淡忘。

出家後，上人很快就輔佐東山寺住持圓融法師整飭清規，重修殿宇，開拓屏東佛教的一片天地，其中當然是歷經各種磨練，以她未受具足戒便能負起監院一職，算得上是年輕有為。
民國四十一年，台灣社會正百廢待舉，那年冬天，白公老人在大仙寺舉辦政府播遷來台後第一次傳戒。在那次戒壇上，上人、她的師父圓融法師與徒弟乙純法師同壇受具足戒，是她津津樂道的。因為早期台灣的出家人，受戒必須遠渡唐山，否則只有以「奇戒」的方式完成受戒，而在台灣受戒對台灣的僧尼而言，是開創性「身份」、「地位」的取得，尤其是尼眾得以出家受具足戒，這是修道受到正式認可的證明，也是得到僧團的承認，其背後實質的意義，包含著身、口、意以及見、戒、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最初上人想選擇先天堂出家，先天的信仰與她母親有關。上人的母親早年持守齋戒，日日誦經——大般若經、太陽經、太陰經，又苦行、太極、護法，不全是純正的佛教信仰。上人去了幾次，發現堂內齋姑喜歡塗脂抹粉和看歌仔戲，且對於其信仰教義，說不出所以然來。「道不同，不相為謀」，只好放棄先天堂，另選佛門，且終其一生以此為戒——在她駐錫的道場絕不設置電視機等。

和尙兼尼開堂師父。
二部僧中傳授比丘尼戒，是強調比丘尼先在尼僧十師前受完比丘尼戒，當夜再在比丘十師十師中證明得戒，此乃佛制，是讓尼僧先完成階段性教授、審核，再由比丘十師證明得戒。這種授戒的過程在以往男眾僧人居多的中國大陸不曾施行。台灣佛教則因女眾人數超出男眾數倍，且受戒人數年年有上漲的趨勢，才開始有二部僧中授戒的儀軌，第一次以此法傳戒的是在民國六十年的臨濟寺戒壇，既屬佛制，且有臨濟寺戒壇的先例，為何龍湖戒壇卻會挫折養生呢？是因地點在龍湖庵？還是由於戒會由上人負責的關係？抑或是教界沒有共識，因緣尚未成熟？或只純屬上人獨特的見解？上人最堅持的是什麼？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有回晚殿以後，上人在寮房前的放生池旁，孤燈熒熒暢談前塵往事。提及在當年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下就讀屏東女高，台灣人被判為「二等國民」，想擁有較高的教育機會只有遠赴日本，修習的學科也限於文史和醫科。後來她隨著兩位兄長負笈東瀛，大哥學醫，二哥研讀法律，她則研究中國文學，民國三十六年日本戰敗，他們才回到滿目瘡痍的台灣。不久二哥驟然謝世

親近上人十多年，印象最深且一直不斷迴盪在腦際的是民國六十五年大崗山龍湖庵的第二次傳戒，那是追隨上人所走過最艱苦、艱困、奔忙的一段歲月。
自六十四年上人膺龍湖庵聘為導師之後，只要庵中發生大小事情，即接上人上山請示，六十五年龍湖庵第二次傳戒三壇大戒，既有第一次傳戒經驗，戒常住的運籌

上人會說：「如法如律的比丘尼是我熱切關心的……」

當初真的不贊許女子加入僧團嗎？上人的愛與護，教導與導之真切，莫此為甚！
不患無廟，只患沒有人才。

悟因

比丘尼二部僧中受戒之法，在七十二年又傳授了一次，最近聽聞台灣佛教界還要施行這種傳戒方式，益顯當年上人的卓見。上人的肉身雖已化為灰燼，而「比丘尼能如法如律」的艱巨工作，不斷有人踵繼著，這當足以告慰上人於常寂光中。

佛陀當初真的不贊許女子加入僧團嗎？

在戒期中講解比丘尼戒，最多時間只有二十多小時，想要深入淺出講述尼戒，迴非易事，上人經常先做輪廓性的介紹，而用力最多的幾乎是針對當時台灣佛教界尼眾的弊病大加提煉。
據我參加的幾次戒期，在聽戒後與引贊師父或新戒們討論，大家的感受是「被罵得很痛快」。所謂「罵」，不外乎針對女眾的陋習以及男女共住、佛門中打混等事，痛徹淋漓地鍼砭修正。

最近，訪問二位曾聽過上人講戒的尼師，談談她們對上人的印象，一位說：「記得以前聽天乙法師說這句話時給我很大的震撼，她說：『出家人很多，就表示佛門興隆嗎？』另一位則表示：『若受戒時不教，什麼時候長老才會有機會教大家呢？』他倆感認為：入佛門不是來吃飯計生活的，不具律儀、僧德，要獲得社會人士的認同就有待商榷，更何況是要做個傳揚佛法、為眾生楷模的「天人師」呢？受戒是在接受證明，也企盼戒師們能慈悲指導啊！……」

由她們的口口聲聲，我彷彿又聽到了上人常說的：「佛陀當初真的不贊許女子加入僧團嗎？」上人的愛與護，教導與導之真切，莫此為甚！

不患無廟，只患沒有人才。

每次戒期圓滿，常住或信眾供養上人的銀錢，上人往往在戒期中便分發殆盡，大部分是發心某大德要建放生池，某道場欲蓋大雄寶殿、塑佛像、印經書，某出版社將成立，某佛學院學僧待認養、資助，皆悉罄盡才回寺，同時也襄助當時台灣佛教事業的發展。
記得民國六十年，某佛教雜誌社剛成立，上人允諾長期資助，當時我任圓通學苑監院，雜誌社辦事人員每月到圓通學苑收款五百元，都由我支付。那時因佛教會理監事意見相左，理事長被波及，這份雜誌刊登批評理事的文章，白公老人一知這份雜誌的長期支持者竟是人時，會對著上人和我大聲責罵：「你們還沒有為我的『中國佛教』雜誌出過一個錢，卻出錢幫別人攻我。」這件事是我們始料所及？當我應邀為佛教會文會邀為佛教會館住持一職時，理事長惟覺老和尚便常津津樂道那段經驗：「當初我縣政府將會館祇園講堂土地發還給佛教，要佛教支會購買，我一時籌不出這麼一大筆錢，只好向教界募集募化，出錢最多也最熱心，一簽十萬，馬上送到的是你師父。」事實上，長老對上人的懷念，仍然一直縈繞在對其弟子的護持中。

近年由於大社會的遽變，佛門裡某些觀念與作法，也隨著世態潮流正快速轉變中，這是世間無常的寫照，但上人「貴知見」、「弘傳佛法，實無旁貸」的信念早已成為我們奉行的座右銘！
十一載追憶 上人的行誼，知之行之，終生無怨無悔，為眾生而活！今日、後世，上人的一襲衲衣，永遠新亮地挺立在我們的心中。

永遠活在記憶中 天乙法師

組輯編

默如法師 勇敢有為，直言仗義

天乙法師做事氣度恢宏、果決；然而說話卻是溫雅而又嚴肅的。我一聽到他去世的消息，立即擬好一副聯聯：「勇敢有為，不啻男身真俊傑；直言仗義，奚非女道大英雄」。舉一事證明……三人（戒德、默如、天乙法師）到了大覺寺，慈露和我們相見時，只向戒德法師頂禮，沒說幾句話，到廚室招呼點心。天乙法師跟隨去說：「你怎麼不拜師父呢？要去頂禮」。慈露因天乙這一來，立即到佛殿來說：「頂禮師父」，屈身一拜。又說：「剛才沒有拜師父，所以來補拜的」。星雲、慈露、煮雲三公，常在南部做五戒三師的，天乙法師竟有這樣大的勇氣和果斷的精神，以比丘尼身來屈伏大女身，不啻觀音菩薩現女身，而顯出了大威德，可欽！可敬！（69年3月，中國佛教24卷第6期）

一襲衲衣永在心

近年由於大社會的遽變，佛門裡某些觀念與作法，也隨著世態潮流正快速轉變中，這是世間無常的寫照，但上人「貴知見」、「弘傳佛法，實無旁貸」的信念早已成為我們奉行的座右銘！
十一載追憶 上人的行誼，知之行之，終生無怨無悔，為眾生而活！今日、後世，上人的一襲衲衣，永遠新亮地挺立在我們的心中。